

王稼骏 著

我的 名字叫 黑

My name is Black

CTS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014021499

I247.56
350

我的 名字叫 黑

王稼骏 / 著



北航

C1706311

I247.56
350

C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名字叫黑 / 王稼骏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561-0027-9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7213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学·悬疑推理

我的名字叫黑

作 者: 王稼骏

出 版 人: 谢清风

责任编辑: 胡如虹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戚小双

营销编辑: 尤艺潼

出版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 //www.hnppp.com]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300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1-0027-9

定 价: 32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目录 / Contents

我的名字叫黑

- 引子_003
- 血色风筝_005
- 他的名字叫作黑_013
- 金鱼坟墓_026
- 白色记忆_039
- 交织的世界_064
- 蓝色火舌中的救赎_077
- 回忆之殇_094
- 灰色离别_106
- 重回起点_120
- 软肋_127
- 尾声_130

人系列

惶恐的人_136

孤独的人_152

徘徊的人_166

微笑的人_178

平静的人_197

如果的人_219

独白的人_239

遗忘的人_259

重叠的人_275

自白的人_2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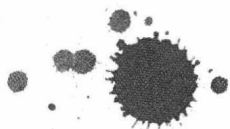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名字叫黑



命运是一个乔装打扮的人物，没有比这张脸更会欺骗人的了。

——维克多·雨果

引子



日出时的第一缕阳光，就像个远方的亲人，穿过厚厚的云层，不远万里来到地平线另一头的这座城市。似乎没人会刻意去在乎它的到来，理所当然地享用着属于大地的这份暖意。

一个男人站在窗边，迎着阳光眯眼眺望。一头金灿灿的鬈发下，整张脸像被镀了层铜，加之其没有任何表情的生硬面容，仿佛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塑。

身后仍在熟睡中的妻子，鼻腔里发出难听的鼾声，没头没尾地说了几句梦话，具体内容并未听清。

男人佝偻着身躯走到床边，他默默地注视着妻子，生怕将她吵醒。

男人轻轻拿起床头柜上的闹钟，把原先设置在七点三十分的闹钟，往后拨了一小时。他扶起一个正面扣下的相框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脸上浮现出慈父般的笑容。

忽然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男人边捂住嘴巴，边朝窗边挪了几步，将动静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内。

他将相框放在窗台上，自己像个调皮的小孩儿，两只手撑起身子，不过男人似乎身体有点儿问题，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却耗费了不少体力才坐上窗台。

他背着光，痛苦地大口呼吸着，他机械地转动着脑袋，扫视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散落了一地，儿童的衣服、玩具车、奶嘴、小帽子，似乎有个孩子正在屋子里欢快地嬉戏着。

他闭起眼睛，嘴唇微微颤动着，像是在对自己被拉长的影子说着什么：“思思，你不会孤独的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待着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这就来陪你。”

他双手腾空，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弓起的背上，任由身体向后倒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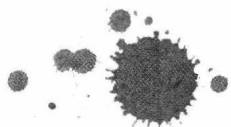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房子、他的妻子，如晃眼的阳光般在眼前一闪而过，下坠的身影如匆匆过客，房间瞬间变得明亮起来。

窗台上，被他脚趾挂到的相框，滑出窗台一大半，勉强支撑了几下后，“匡啷”一声跌碎在地板上，三口之家幸福的表情上布满了裂缝，折射之下形成扭曲的表情，甚是诡异。

被吵到的妻子只是不耐烦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连眼睛都没睁开，卷着被子翻了个身，继续睡去。

当然，她更不可能注意到，几秒前，那记沉闷的坠地声。

血色风筝



昏昏晨雾中，鳞次栉比的路灯如多米诺骨牌般，沿着街角一路熄灭。

早班的清洁工沈阿姨推着垃圾车，哼唱着昨晚从电台听到的小曲，踩着一圈一圈逐渐消失的光晕，橙色工作服如一盏烛火，主宰着整条街道的明暗。

今天的工作看起来会轻松不少，地面几乎没有可扫的杂物。

突然不远处，一片污秽让沈阿姨觉得不快，她提着扫把快步走向它，结果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并不是什么脏东西，而是一个黑色的影子。

沈阿姨退后一步，意识到了什么，她抬头望向身边那盏高高的路灯，渐渐地，她按住帽子的那只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

一如寻常的静谧中，一抹火红悬于半空，在昏黄的光线下发出奇异的光芒。定睛看去，那竟是个弱小的女孩儿，手臂从红衣宽大的袖管中穿出，裙子下面是极其纤细的小腿。她的脑袋乖巧地牵拉在胸前，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脖子则像是被巨大的手硬生生扯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，一条毒蛇般的黑绳将她柔弱的身躯定格在细长的灯杆上。

早晨的微风不时掠过，她的身形轻轻摇摆。如同这座尚未苏醒的城市，在阴影中固化着安然入睡的表情。没有鲜血，没有痛苦，长发遮盖了半边脸

颊，那是略带满足的安逸笑颜。随着风越来越大，小女孩似乎从睡眠中醒过来了，如一只追求自由的风筝，摆动幅度越来越大，想要挣脱束缚，随风而去。

“她死了吗？”

等到沈阿姨终于想到这个问题时，她喉咙里不由得发出低低的哀号。她睁大眼睛，满是泪水地瘫软在地，接着用力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这是宁夜最新创作的小说的开场，算起来已经是他“暗黑”系列推理小说的第十本了。作为一名专职的作家，宁夜算不上高产，城市里高额的生活成本，让他的稿酬看起来更显微薄。

在拮据的时候，家里就靠妻子蒋晓清的工资了。女儿很听话乖巧，但宁夜对她的照顾却少之又少，可能是职业的关系，结婚以后的宁夜，仍像一个人生活一样。

每天写到夜里三四点才会上床睡觉，然后睡到第二天下午起床，这时妻子已经将女儿送去幼儿园里，自己上班去了。微波炉里总会有妻子留给他的饭菜，足不出户的宁夜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

一家三口只有在晚饭的时候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可宁夜每次总扫兴地沉思着自己小说的情节，一语不发地投入自己的创作中。

他的工作让他的情绪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两个极端，有时他想起书中的某一个死者，创作的愉悦感就会在内心里转化为极度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像癌细胞一样挥之不去。

宁夜还会时常自梦中惊醒，口中大喊着自己小说里某个人物的名字。对他如此痴迷于小说，妻子默默含着泪说：

“你别真的哪天分不清自己的生活和小说了。”

爱情不能只是单方面的付出，再深的爱也会有累的那一天。

结婚纪念日临近，妻子先后暗示了好几次都不见成效，便当面和宁夜撒起娇来，宁夜虽不情愿，但也答应下来了。

没想到，那一天的晚餐，成了他和妻子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。

在妻子预订的酒楼里，宁夜吃得心不在焉，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小说，连对面妻子渐渐阴沉的脸色也丝毫没有察觉。

突然，他失声痛哭起来，邻桌的顾客和服务员都被吓得不轻，妻子以为

是饭菜出了问题，忙不迭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谁知号啕大哭的宁夜来了句：“凶手杀错人了，他不该死呀！不该死啊！”

耳边传来其他人轻声的咒骂——

“神经病！”

“这人肯定脑子有问题！”

“这么高档的饭店里怎么会放这样的人进来？”

妻子忍住眼泪，起身结账后，独自回家了。

妻子发现宁夜已不是新婚时的那个男人了，宁夜为了他的小说，将痴狂陶醉的情绪带入现实，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成天浸淫在他小说的思维空间中，与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少，包括自己的家人。

妻子能够接受丈夫的任何改变，但无法忍受被丈夫忽视的待遇。

宁夜回家后，看见妻子早早睡下，也就没把自己晚上的失态放在心上，一头扎进了书房里。

翌日，妻子消失了。

她并没有一如往常地准备早餐，送女儿去幼儿园，洗衣机里的衣服也没有洗，她只是收拾了自己的随身衣物，决绝地离开了宁夜，离开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家。

我写小说也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富裕，究竟哪里做错了呢？宁夜对着空荡荡的床，茫然无措。

给妻子的公司打去电话，前台说她今天请假没有来上班，宁夜转而询问妻子的几个好朋友，但一无所获，不仅如此，几个好友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宁夜含含糊糊地混了过去。

最后，宁夜硬着头皮给妻子的父母打去电话，他想不出妻子还有别的去处。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看见她，过了一个晚上，熟悉无比的妻子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就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。

宁夜想起妻子曾对他说过：“我不需要一个天才作家，我只要一个和正常人无异的老公，过平平凡凡的日子，难道不好吗？现在的你，就算能写出扣人心弦的小说，也没有办法打动我的心。”

宁夜以为这只是妻子在耍性子，并未太在意，仍执着地创作每一部小说，在现实和幻想的世界中交错穿行。想起妻子的时候，宁夜有时候会觉得

妻子也是自己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人物，只是在女儿拉住自己的手，问妈妈去了哪里的时候，才回过神来，知道自己又在神游了。

直到某一天，他发现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过妻子了。

更奇怪的是，这些日子里除了女儿宁小樱，再无别人在宁夜面前提起过妻子。

客厅书架已经摆了十几本“暗黑”系列推理作品，宁夜取下一本，随手翻了几页，独自品味着文字中蕴含的心境。只是那本新写的书，却迟迟没有落笔写下去。

记得这个系列的原始构思，还是妻子提出的，而今妻子出走，自己的小说也被搁置了。

“我该结束这个系列了，或许，我该结束写作生涯了。”宁夜重重合上了书页。

宁夜重新回到书桌前，翻出开场的文字，凝视良久。

他安静地思考着这个重大决定。

一旦做出改变，他不在乎失去任何拥有的东西。特有的专一和固执，是宁夜性格上最大的缺陷，但也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强大精神来源。

忆起与妻子共同生活的零星片段，妻子那清澈明眸半弯时的笑容，每晚为正在创作的宁夜送上暖暖的煲汤，他忽然发觉离开妻子的自己，就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孤儿，禁锢在虚幻无边的幻想中，孤独终老，无人问津。

他在文稿标题旁，快速写下了三个字：完结篇。

生活不只有小说，宁夜想要寻回妻子的念头变得迫不及待起来。

他不再犹豫。

“您好，这里是110报警服务台，请讲。”

“有个男人明天就要被人杀了，他会被淹死的，你们快去救救他。”

“先生，您说的这个男人现在哪里？”

“他……他应该在上班吧。”

“地址呢？”

“中泰大厦，哦！不，是上泰大厦。”

“您是说他明天会淹死在办公室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戴着耳麦的凌薇在屏幕上输入显示的来电号码进行搜索，她对报警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：

“您认识那个男人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您是怎么知道他要被杀的事情的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不语。

“先生，您如果没有证据，光靠推测来报告一起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，我们将无法受理您的报案。为了备份您的报案记录，请问您的姓名是？”

“没这个必要。”对方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。

“喂……喂……先生！先生！”

凌薇用笔记下了屏幕上的搜索结果，电话是从市东一家快递公司打出来的。但报案者所说的案发地点上泰大厦与这家快递公司相隔甚远，并没有密切的联系。何况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淹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呢？

“又是一个报假案的。”凌薇叹了一口气，近来社会风气越来越差，报假案的事情频发，几乎占到了所有报案电话的五成左右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总部要求将报假案或疑似报假案的电话录入备案，以便今后整治该类不正之风。

凌薇快速地整理着这次通话的录音和数据，不知不觉已过了下班时间，她摘下耳麦，按了按发胀的太阳穴，发现窗外一片烟雨蒙蒙。

后腰眼的老伤又开始隐隐作痛，类似条件反射的痛感令她难以忍受，凌薇蜷起身子，用手按在了伤处。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掌心厚厚的老茧，视线中的一切变得灰暗起来。

她厌恶下雨的日子，雨水总能冲刷掉往日美好的一面，显露出这个世界肮脏堕落的丑陋嘴脸。排水不畅的街道，避雨狂奔而不顾左右的行人，像末日来临一样，雨滴将所有人分割成了一个个的独立体，对周遭熟视无睹。

她垂下双手，熟练地转起轮椅的轮子，回想起正是一个雨夜，自己失去了对所有人的信任。

“薇薇，我来晚了，真不好意思！”换班的同事姗姗来迟，一坐下就埋头甩着被雨淋湿的长发。

“看起来外面的雨还不小呀！”凌薇递了包纸巾给她。

“谢了。来，我送你到电梯那儿。”山姗用纸巾擦干了额头上的水滴，把头发扎了起来，利索地站起身子，推着凌薇朝这层电梯走去。

“这天气你怎么回家？”山姗担心地问道。

“拜托，我只是腿不方便，又不是全身瘫痪！回家这点儿小事还能应付得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放心，我已经预约了出租车，车现在应该已经到楼下了。”

凌薇把轮椅往前推了一点儿，伸长手臂艰难地按下了电梯按钮。

“那我替你去借把伞吧！你等等。”山姗往员工休息室里跑去。

“不用了，电梯马上就来了。对了，桌子上有份疑似报假案的数据，你得得拿去备案，这次可千万别再忘了啊！”凌薇叮嘱道。

“这事包在我身上。”山姗一口答应，“电梯来了，你路上小心。”

凌薇小心翼翼地推着轮椅，生怕金属踏脚钩坏电梯里其他乘客的裤管。电梯里的人们，自觉让出一个轮椅的空间。

“到家记得给我电话。”山姗做了个话筒的手势，就像在叮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“你快回去上班吧！”凌薇急忙关上了电梯门，嘴里依然嘟囔着那句话，“真是的，只是腿出了问题，又不是全身瘫痪，把我看得和小孩儿一样。”

噼噼啪啪的雨滴打在石砖地上，放眼望去，天地间蒙上了阴郁的灰调子。

凌薇扯了个小谎，她没有预订出租车。如此恶劣的天气，却是出租车司机的春天，每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全都满客。

凌薇伸出手臂测了测雨势，发现雨已经转小。从这里走路回家大约十分钟的路程，咬咬牙，凌薇的轮椅冲了出去。

然而冲了一半路不到，凌薇浑身就没一处是干的了，她索性慢起来，边推边回想着刚才的那通报警电话。

一个人要如何被淹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？如果不是天方夜谭，那会不会是黑道的报复呢？应该不会，电话里提到的上泰大厦，是闹市区的著名写字楼，治安不至于差到这种地步。

在满是监控摄像头的高级写字楼里要杀死一个人，只有精心策划安排一

起谋杀案了。况且，办公室里真的有足够淹死人的水吗？

越往深处想，越有疑虑和担心积聚在胸中，灌进衣服里的雨水，也没那么冰凉了。

报案的男人在这起谋杀案中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？

通常的报案内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，这个报案人却预告了杀人事件，他既然知道了案发的时间地点以及死法，除了报案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为什么不让被害人躲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呢？

更让凌薇不解的是，一提及报案人的名字，他就匆匆结束了通话，难道他的名字比一条人命还重要吗？

将这通电话归为报假案，草率了一些，凌薇打算明天复核一遍报案人的信息再做决定。

经过一片泥泞的小水洼，一排土黄色的六层公寓楼就在跟前了。

凌薇的手上已满是污泥，她停在了一棵大槐树下，用手背抹了抹额头上的水珠，发现今天的公寓楼和以往不太一样，原本宽阔的公寓楼前，停着好几辆汽车，凌薇看车牌觉得有点儿眼熟。她朝着其中一辆汽车，双臂再次使劲儿发动自己的轮椅。

贴着咖啡色膜的车窗内，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懒散地斜躺着。

凌薇用指关节敲了两下车窗，男人如被惊醒般转过了头。

“果然是你啊！我老远看着像你的车。”凌薇笑道，“孟警官，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？”

“这里是你家？”

“这间就是。”凌薇指了指一层的某扇窗户。

孟警官略微有点儿意外，嘴上机械地说了句：“那真是巧了。”

当发现凌薇竟浑身湿透在雨中时，他立刻冒雨从车里钻了出来：“这么大的雨，怎么也不知道找个人接送你？看你都淋成落汤鸡了！快到车上来！”

“不用劳烦你了，我到家洗个热水澡就行了。”凌薇婉言谢绝了。

可孟警官就像没听见一样，把凌薇推到了副驾驶座旁，将她强行塞进了车里，凌薇再三推托也奈何不了五大三粗的孟警官，只得乖乖上了车。

替她关上车门后，孟警官蹲身耐心地折起轮椅来。这时，一个留着板儿寸的年轻人，一溜小跑到了他的身边。

凌薇看见孟警官朝年轻人摆了摆手，就将轮椅丢给了那个年轻人，年轻人哭丧着脸还在说着什么，孟警官头也不回，自顾自地缩着脖子钻回了车里。

“孟警官，我的湿衣服把你车里弄得到处是水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”凌薇深表歉意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这车早就被那小子搞得乌烟瘴气的了，车里弄点儿水反倒干净了。”孟警官拍着被淋湿的头发安慰道。

“你和张警官今天到我家这边来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凌薇关切地问道。

“嗯。”孟警官严肃地点了点头，“有人在自己家里跳楼自杀了。”

“真可惜呀！”凌薇前倾身子，想透过风挡玻璃找找是哪户人家。

“你刚才说你家是这间对吗？”孟警官问。

“是的。”凌薇从孟警官脸上捕捉到了一种怪异的神情，但她不知道这种神情意味着什么。

“跳楼的人，是你的隔壁邻居。”说完，孟警官长叹一口气。

凌薇并没有立刻领悟这句话中的意思，几秒后，当她恍然大悟的时候，才明白孟警官的表情，那是在看魔术表演的观众脸上，才能见到的。

她的邻居，在一楼家中，坠楼死亡。